

这一重大计划通过对南海深部进行系统观测，获得了一系列新发现，在南海成因、其后演变等重大科学问题上取得了新认识，提出了挑战地球科学传统认识的新观点，成为南海深部研究的里程碑，使我国掌握了南海科学研究的主导权，形成了我国多学科结合的深海科学队伍，在重大基础科学问题上向形成“中国学派”前进。

汪品先院士说，他赶上了深海科研的好时代，才能在深海研究上获得如此令世界瞩目的建树与成就。“世界学术界向深海进军开展研究，是在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海底的能源勘探等方面发展非常快。我们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做，真正加大投入是在新世纪到来后，这种研究没有大的投入，是做不了的。”

“中国现在在深海研究上的投入和发展的速度都可称世界第一。现在很多深海设备我们都有了，除了深潜、深钻，我们国家还在进行深网建设，就是把传感器放到海底，用光纤连起来，远程探知海底的动向。”汪品先院士口中的“深网”，是他为之努力的又一项大科学工程——中国国家海底科学观测网，目前这项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总投资超20亿元。

在汪品先看来，深海研究不仅是国家战略的需要，也是带动地球科学整体研究的关键。“上世纪70年代以后有了遥感技术，科学界就把整个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但是遥感看到的主要是海面，没有深海研究，对地球的研究就‘系统’不起来。我们发起这个地球系统科学大会，就是希望通过深海科学的

汪品先院士口中的“深网”，是他为之努力的又一项大科学工程——中国国家海底科学观测网，目前这项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总投资超20亿元。

探讨，把整个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

80岁仍有梦想

同济大学海洋楼的办公室，是汪品先院士每天待得最久的地方。尽管已经87岁高龄，但汪品先总是风雨无阻地骑着他的自行车来到校园，七点半准时出现在办公室，一直待到晚上近十点。

“为了获得深海研究的条件，当时我等了足足40年。”汪品先说。正是得来的不易，数十年来，他一直是以这样的精神状态潜心投入在深海研究中，孜孜不倦。要知道，他曾说：“我的生命已经走向倒计时，什么都能慷慨，唯独时间不能慷慨。”

1960年，汪品先从莫斯科大学地质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海洋地质系工作，但是当时根

本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海洋地质。到了20世纪70年代，汪品先和他的同事们依靠简陋的设备，建立起了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实验室是废旧车间，用来研究微体化石的是两个眼睛对不上焦的显微镜。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汪品先和同事们还是在1980年出版了《中国海洋微体古生物》文集，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意，后来被翻译成英文出版。20世纪70年代起，他通过微体化石系统地研究含油地层和海侵历史，完成了我国第一口海上石油探井的微体古生物分析任务。80年代中期起，他首次发现了南海等西太平洋边缘海在冰期旋回中环境变化的放大效应。

1978年，中国的石油科技代表团到法国、美国去考察，汪品先是其中一员。那次活动让他大开眼界，在为期两个月的考察中，他们参观了十几家石油公司和大学实验室。

右图：2018年5月11日，汪品先院士在“探索一号”科考船上参加科考会议。

